



在世界的盡頭(續)

魯 彥

五

第二天和第一天一樣的在恍惚的情調中過去。我去而又來沒有誰知道，也沒有誰管束，和羊兒們一樣；但我不知道，什麼是允許我的，什麼是不允許我的。

可是我現在終於大膽了許多了。不僅是院子，就是周圍，就是整個的島，在我也自由的了。

我有一種計劃，想沿着海岸繞島走一遍。但計劃似比實現來得容易。

這個島比我所想像的大了許多。牠是一個長的島，我們的船靠岸的地方是牠的尖角。有幾處岸邊是非常的險峻、

荒涼，孤獨的田野，亂生着岩石。

但無論怎樣，我認識這個島了。我巡邏了島的大部份，循着羊兒所走過的地方。牠們在最黑暗的最稠密的森林裏穿了過去，到了最險峻的山岩的上面。

在東北的一面伸着高而乾燥的灌木林，充滿了雄偉的生滿着苔蘚的石頭，這裏那裏雜亂地躺着。

這裏沒有別的植物，除了茜草一樣紅的灌木和一些奇異的花之外。那種花的靠地的幹上圍生着天鵝絨般的葉冠，兩尺長的直莖上生着一羣微小的淺黃色的花朵。

灌木的盡頭有高大的石頭，交叉地附生着尖峭的岩頭。在這裏可以望見無邊的景色在島的蒼綠的遠處。

那邊下面有石灰的沙灘放着白光，那邊有紅色的岩石的田野，那邊有無窮的藍色的小林，極北的地方有峻峭的石牆的灰色的山遮住了海。

風在空中吹着，白色的雲球從天際不息的起來，——遠處幾乎看不見的波浪摺皺地在茫洋的海面上滾着。

我又急忙往前走。我在稠密的森林中走錯了路，在生着苔蘚的沼裏徜徉，在長到頭上的羊齒樹間，狹窄的石縫裏跌撲着。

我在島的中央找到了一個深的山谷。垂着桎枝的樹木直伸展到山谷的溪邊。泉水點滴着銀色的水。穿過陰暗的樹頂，可以望見午間天空的星星。

這裏那裏是一些生長着皺縮的大樹的平地。稠密的草蓋住了地。岸上生滿了繡線菊的溪流帶子似的從綠草中流了過去。

那些植物是很熟識的，但走近一看却不能認識。樺樹一般的優美的樹木開滿了玫瑰色的花。桎木和松樹一樣的高。橡樹有鐵黑色的針刺。

我所認識的花和樹木，在這裏都是非常大的。茂盛的樹好像山崗，矮木好像山。

此外，還有無窮的寂寞的感覺。

在森林中，除了羊和鳥以外，我永不會遇見什麼別的走獸。

羊兒們不時在石縫裏，在我前面，突然的露了出來。牠們蹬着腳站着，一刻不離地睜着好奇的眼睛望我。

鳥兒是無數的衆多。牠們結成了大隊，一起飛着。在樹木的後面騰聚着牠們輝藍的羣隊。牠們隨着風飛到海邊，晚間在晚紅的天空裏飛着。

但牠們不鳴叫。我甚至連牠們翅膀的拍聲也沒有聽見過。

有許多真珠母似的百靈鳥和呆笨的灰色的奇異的鳥不動地坐在海岸上。牠們的周圍急速地巡游着紅色的鳧和尖嘴的鳥——尾巴上有長的紅色的羽毛的小動物——說牠們是鳥，還不如說牠們是蝴蝶更真切一點。

在這島上，我沒有發見別的人跡。我游行得疲乏了。我回了家。我躺倒床上睡熟了，沒有做什麼夢，讓第二天醒來時再做新的夢吧。

我竭力的想瞭解這個生活，但是，我的思想不服從我。如果是在狗首人身的國土裏，我一定會比這裏更習慣於生活。

這兩個巨人是誰呢？他們從什麼地方到這裏來的呢？這

個島上從前曾經有過更多的人嗎？

或者有着羣巨人，而在這裏的兩個人祇是他們的遠支，在這邊島上嗎？他們和在別的島上的巨人們有來往嗎？有許許多多地方使我推想到這是真的。

那就是他們有許多衣服和器具，而這些東西在家裏是製造不出的。他們必須從別的地方纔能得到牠們。但從什麼地方呢？怎樣得到的呢？

此外，他們又不是野人。而平常若是一個人隔絕了世界總是會變成野人的。

我不明瞭他們是怎樣生活的。他們在這裏沒有做什麼工作，然而他們什麼都很富足。

但最使我驚異的是這個：他們不說話。我無從確實知道，他們完全是啞的不是。

也許是他們不願意說話吧，以為這是無須的。也許他們另外有一種根本和我們不同的表示思想的方法吧。

他們祇互相望一望，便瞭解了。奇怪，他們又時常猜出我的思想，當他們一看見我的眼睛的時候。用的什麼方法——我不知道。

他們都很聰明——有一種特別的我們沒有的智慧。他們好像已和自然相融合，他們的意識就好像自然的意識。我

因此想，他們一定也瞭解獸和木樹，如同瞭解我一樣。

他們崇拜什麼嗎？他們有宗教嗎？我不知道。

但一到黃昏，當太陽將要落到海裏還在天際的時候，他們靜了一會，睜大眼睛對着太陽，沒有什麼痛苦和思念的樣子。

這時便什麼都不能侵擾他們。這祇繼續一刻，但這比我們所能想像的還平靜。這是整個的人的休息，感情和思想的大靜止。

這就是他們的新禱嗎？這就是他們的宗教嗎？也許是的。

晚間在我的寢室裏閉上眼睛，我便覺得他們智慧的波浪圍繞了我。

我感覺到了他們生活的大靜默，那靜默像用霧的翅膀把我帶出了這一個世界，帶進了夢的世界一般。

但早晨又帶來了許多新的驚異。

我確實地明瞭了：這個島上沒有別的居民。我又明瞭：這裏永沒有冬天。

他們不覺得冷，也不覺得羞恥。他們差不多都是赤裸裸的。倘若他們穿着什麼，怎樣也不是爲的冷和羞恥。他們的衣服是不合於禦寒或掩羞的目的的。

我常常看見那個老人的女兒赤裸着。她赤裸着身體的時候，向來不曾躲避過我。她常常這樣的向我走來。她完全不覺得這個。因此她是非常的美麗。

牠祇裝飾她的頭髮和腳。

她梳着簡單的辮子，裏面織了一些彩色的綫和銀色的絲。她把辮子盤在頭上，插了一些發光的介殼。有時辮子垂在兩邊的面頰旁，像飄漾的蛇麻草的果實。

她的腳上穿着深紅色的淺淺的鞋子，或是金邊的草鞋，或是炭一樣黑的薄皮的，長到股部的襪子。

因此她很美麗，當她突然在我面前推開小的樹木，赤裸而又熱情的走出來的時候。或當我看見她沿着海岸跑，仰着頭，藍色的鳥兒們伸着翅膀在她開展的臂上的時候。

我向來沒有看見這樣的女人。她像一個女神。她就像美的本身。她的整個的身體就是美。我差不多能夠不知羞恥的望着她。

她的身體雖然大，但她身上的一切都像優美的：爲橙黃色的頭髮所圍繞着的面孔，玫瑰色的耳朵，微笑着而非常開朗的嘴。

但最奇怪的，却是她的眼睛：是和善的性情的鏡子，是長的睫毛框裏的靈魂的泉源，像從那裏湧出來了思想的江

河。

晚間，當她露着最可愛的姿勢佇立在院子的中央，兩臂交叉着而又往上直伸的時候，我看見從她的眼裏向着世界的燈火湧出來了一江火星。

日子便在驚羨她的美裏過去。對於她的記憶像在我的睡眼上籠下了天鵝絨的天幕。

六

睜開眼睛，我看見門外陽光照着的院子，巨大的女人正在羔羊的圍繞中。

牠們是美麗而活潑的獸，如孩子似的優美。牠們像球似的在幾間屋子的中間彎曲地跑着。

老人的女兒在捉羊兒。她伸着手跪倒在牠們的面前，她的紗網像魚網似的從兩腋下拖到地上，羔羊們的頭套在紗網下便跌倒了。她像孩子似的笑着。

她很美麗，但比什麼都美麗的是她的行動，她像鹿似的使用兩隻長的腿跳着，頭往後仰着，手往前伸着。隨後她往下俯着身子，兩手往上舉着。於是她又倒在草上。伏着地，兩手掩着面孔，天真而且優美。

但她重又重又做出了美麗的玩意。他的紗網像翅膀似的

在空中飛揚着。她的腿赤裸到兩膝上。她的面孔在披髮中紅了起來。

隨後她又疲倦的坐倒在草地上，羔羊們便集合在她的周圍。牠們躺在她的身上，躺在她的腿上，——在她藍灰色的紗網上露出了暗淡的斑點。

她這樣的坐了許久，兩手放在身上，眼睛不動的望着羊。她的神情似在幻想，她的眼中發着憂鬱的火焰。

隨後她突然的抬起面孔來，看見了我。她跳起身，微笑着，搖了一搖頭，便隱在樹木的後面。羔羊們跳着，跟隨了去。

我跳了起來，好像有一種不識的聲音在叫喚我似的。我的夢和現實混合了。現實是和幻想的朝露的國土一樣的美麗。

我隱沒在森林中，天空發着藍色的光，彷彿秋牡丹的花冠似的。這處在邀請我，引誘我。

我忽然感覺到奇異的輕飄。好像有誰的手牽着我穿過了樹林。我愈走得快愈容易走。

樹葉敲着我的面孔，花觸着我的嘴唇。我因了花和彩色的鳥沉醉了。

花成羣的垂着，在我的路上織成了弓形。鳥兒從枝上飛

往空中，在樹頂上形成了彩色的虹。太陽的劍從樹木裏切了過來，在鳥和花上映着火一般的綫。

這好像是森林的廟宇中有了極大的宴會似的。

在草地上籠罩着藍色的乾霧和迷人的花的芬芳，百靈鳥的藍色的尾巴懸在孤獨的樹上，奇異的小鳥的羽毛在空中發着紅色。

我的腿沉沒在草中，彷彿在多毛的地上似的。綠叢中高伸着毛莖的蓓蕾。但我跑得很快，好像在草和花的中間飛舞一般。

於是我像看見對面榛林的草地上有一個幻影：紗網飛揚了一下又隱沒了。我往那邊跑去，——我看見紗網仍一樣的遠。我漸漸近去，紗網也漸漸遠了。

開始了奇異的追逐和奔逃。

我幾乎什麼也沒有看見，我祇知道有人在我前面跑。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祇想捉着她。

我們飛跑過了稠密的森林，飛跑過了草地和岩縫。

我疲乏起來，想停止的時候，我又看見了紗網在近邊。當我走到草地旁，不曉的往那裏走的時候，便是誰在暗地裏搖着橫過草地的樹木。當我將誤入稠密的森林中的時候，就有誰在我面前撒下一些新鮮的花朵。

我無意識地這樣的亂走了許久。太陽正在天空的中央。森林沈默着，影子是短的。

我又到了島的中心深谷。我疲倦得快死了，我伏倒在泉源的岸邊，湊着熾熱的嘴唇到水邊去飲水。

從藍色的泥牆裏滴流着一道銀色的溪流，玻璃似的水泡在水面旋轉着。在泉水的鏡子裏閃爍着幾顆青白的星星。

我不動的望着牠們。我忽然看見兩顆星急速地移動了下來，而且大了起來。這繼續了一會，——便有一對大的藍色的眼睛在泉水裏望着我。

我嚇得跳了起來。但在我後面沒有什麼人。祇有樹葉有點顫動。

森林中的奔跑重又開始了。

我不再想什麼，——我祇是望着。我的兩膝發着抖，我喘着氣，——我祇是很快的跑着。

太陽已漸漸下沉，影子漸漸長了起來。

有一會，我走到了海邊。我聽見岩石的山崗後有草鞋踏着沙灘的聲音，我聽見碎石滾到海裏的聲音。

在盛放着花的莢蓮上，許多百靈鳥飛繞着。好像有誰在走路時把牠們丟到空中一般。花和鳥指示了道路給我。

太陽已在天邊發着紅色。海面塗上了紫色，天上睡眠着

手掌似的紅色的雲。

我誤入了別一個森林裏，那是我從前不曾到過的森林。那裏有一些異色的生着苔蘚的沼澤，——我從這塊草地跳到那塊草地；有一些山坡，——我循着羊的路走着。

我走的路漸漸高了起來。我時時轉過頭來朝後望着：島上的樹頂在底下發着綠色，海像火一般的紅，天空發着玫瑰色。

我感覺到非常的疲乏。我饑餓而又口渴。我的四肢戰慄着。

我坐倒在石頭上，用手支着頭。夜漸漸近來了。我的心里充滿了極大的煩惱。

這時我忽然看見我對面開着花的樹叢中有一個面孔和兩個眼睛。眼睛在惋惜，在笑，在邀請。

我跳了起來，往前飛跑了去。我的手臂祇捉到了幾朵花和葉子。

在暮色朦朧中，在我前面，在岩石的旁邊，銀色的紗網的金邊在明輝地飛漾。我迅速在後面爬了去，——我刺傷了手，沒有捉到那紗網。

我是在岩石的頂上。周圍是綠的天空。

在山頂中心的一個小洞裏，有一所孤寂的小屋在發黑。

向天邊昇着的初日的光進了屋子的門洞。在銀色的月光中，那個老人的女兒躺在臥榻上，閉着眼睛，張着手臂。我跪倒在她的身邊。

她幾乎沒有動一動。她的眼睛在眼簾下閃爍着。——我把我的灼熱的嘴唇湊到她的紗網裏，湊到她的頭髮裏，湊到她的胸上。——她的幽深的嘴唇的曲綫顫動着。——我把我的嘴唇湊到她的嘴唇上。

七

幸福而沉醉的日子開始了。

這現在我彷彿是在夢中，彷彿我的思想又把我帶到了這個並沒有存在的國度裏似的。

有時在山岩的孤寂的天幕裏，有時在家中的院子裏，有時在森林的綠幕下，——我們過去了我們的日子。我們的愛情的火從島的這一邊伸展到島的那一邊。我們用牠的火焰蓋住了一切：海、森林和彩色的天空。

過了愛戀的夜，朝陽的尖利的箭便來催醒我們。我們相並的躺著，互相抱着頭頸，偎着臉，沉默地望着山、森林和海。

隨後我們互相望了一望，羞慚了，跳起身，往外逃去。

在花中，在草裏，在樹葉下，我們隱藏着我們的愛。我們在森林裏遊戲，在灌木林裏跳躍。我們在弔鐘花的田野上隱藏，我們在樺叢中作躲藏的遊戲，——被找到的人便讓人接吻。

我們在草地找到土蜂窠，——我們吃了蜜卵。我們在樹上找到蜜蜂窠，——我們吃了蜂房。我們的嘴唇上留着蜜，互相抱着頭頸，——嘴唇上有蜜，手上有蜜。

我們俯在泉水上，互相望着眼睛，伸着嘴唇，在水裏接吻，——我們在岸上接吻，——水中的影子也接着吻。

羔羊們陪着我們到山上去。她用帶子和花裝飾牠們。牠們頭上戴着花冠，在我們的周圍跳躍。

但每每到了中午，當我們歡樂而且愛戀得疲乏，坐倒在樹下的時候，輕舒的憂鬱便佔據了我們的心。

我把頭藏在她的懷裏，閉着眼睛傾聽着——傾聽着什麼呢？我不知道。也許是在傾聽着我自己的心的跳動，也許是在傾聽着她的心的跳動，也許是在傾聽着全世界的心的跳動。一切都在這裏面隱藏了：幸福、遺忘、和永久。祇是這樣的——永久。

我什麼也不知道她。我們甚至連一句話也沒有交談過。我甚至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甚至連這個也不知道，她到

底有沒有名字。

然而，沒有誰曾經爲我這樣的瞭解過，如同她似的。即使我們沒有共同的思想，我們却有共同的感覺。我用我整個的身體感覺到她。用手臂、用心胸、用嘴唇來瞭解。

愈黑暗、愈靜寂、愈孤獨、她愈靠近我。我感覺到，我們的靈魂在親吻的時候是在怎樣的交換，我們中間的最後的牆壁在擁抱的時候是怎樣的倒崩了下來。

但她喜歡看着我。她常常把我的頭接在她的身上，靜靜的看我幾個鐘頭。

從她的眼裏好像射出無數的光綫，湧出來溫和的火的波浪。牠好像溫和地撫愛地圍繞着我。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最甜蜜：是她的親吻還是她眼睛無底的深淵。

我像天鵝似的在她眼睛的明光上浮泳，我像野鴨似的游泳到她目光的深淵裏。

也許她用她眼睛的語言敘述了許許多多的事情給我聽過，但我一點也不瞭解，除了無邊的爱戀。

在這樣的時間裏，我什麼也沒有想到，她是不是想着，我不知道。很像是沒有。牠永不想。她祇微笑。

我看見她眼睛裏使人頭暈使人發瘋的無底的深淵。我感覺她的血液波浪，我聽見她的心的聲響。

我沉溺了，我沉溺了。

當我用力脫出身，逃開她的時候，她呆木地躺着。她的微合的眼睛溫和地發着光，她的微合的嘴唇乏力地微笑着。她這樣的躺在花上。她幸福了。

無論我往那裏，——我總是看見她在我的面前。她像自然似的，到處都在着。她好像山崗、好像樹叢、好像山間的草地。

她躺在草地上。她像伸着樹枝似的伸着手迎接我。她的眼睛像山間的泉水發着藍光。風吹起她的頭髮像雲一般。她的乳房彷彿我家的平靜的山崗。她的兩腿彷彿山谷的溪岸。她的紅色的兩頰彷彿太陽下沉時的田野。

於是我奔到她身邊。我俯倒在她的白色的頸上。我把我的嘴唇浸到她的甜蜜的嘴唇上。我把我的面頰偎在她的乳房上。

啊，我現在一想到這一切，我是怎樣的懷惱！無論怎樣，她是多麼的好！

她每次有新的，然而也是舊的；這樣的舊的，好像許久許久以前我已經在別的一生中看見過了她似的。

有一次，我在深林中看見她：淺綠色中的淺綠，頭上戴着一個花冠，像一個森林的女神。

她不動的站在樹下，一匹黑色的羔羊一樣不動的站在她身邊。

她的眼神偏在旁邊，她的臉上露着山鹿似的神情。

一看見我，她就低下頭來；不看我一眼，往森林中走去——過了一會又突然跑出來，抱住了我。

有一次，我看見她在海邊。風趕着藍色的大浪，從茫茫中出來了白的雲。她在那裏。

她從水裏來。我看見她的腰在波浪裏，她的乳房在浪花裏。

她在許多大鳥的圍繞中來到。牠們拍着藍色的翅膀在她頭頭的周圍翱翔。她手裏捧着唇間珠牙似的淺紅色的大的果實，鳥兒們在啄吃着。

隨後她用兩手揮開鳥，猶如丟了一束花到空中，向我伸過嘴唇來，於是鳥兒們在我們的周圍結成了一條虹，雨似的落了下來。

她的愛同午間一樣的光芒。

但是她常常不叫我做什麼。她愈弱，她愈有權威。她祇躺着，微笑着。

她像一個孩子。我要對她怎樣就怎樣。我越對她壞，她越感激。

她使我相信我自己比她更偉大更強。

我好像曾經把她推倒在沙上，扯着她的頭髮，把她拖到草裏，姦污過她。她的手無力的拖着，她的面頰上滾着眼淚，她的眼睛幸福得閃爍着光。

在這些時候，我感覺到了生的完成，但同時有一種不安佔據了我的心。

我不曉得我應該對老年的巨人怎樣辦。

他怎樣想呢，對於我？我沉思着。他應該知道我們的關係嗎？他對我有什麼計劃呢？他想對我怎樣呢？

很少，我很少看見那老人。也許他是在別一個海邊捕着魚。也許他帶着羊羣住在島的別一面。但也許是他在有意的避免我吧？

有時他偶然在稠密的森林中遇見了我。但他沒有注意我。他在我的身邊走過，穿着黑色的短的外衣，赤裸著兩膝，好像的答的答的時鐘。

我常常覺得他好像有所娛樂，一點沒有注意我，一點沒有注意他周圍的事物。他走路走得很慢，他總是輕舒而且和善，雖然他身子是大的。

我有一次想同他談談話。我說着愛沙尼亞的語言，沒有結果時：我說着萊的伐的語言。但他一點沒有注意。在他

，人的語言好像是沒有的。

他完全像是和氣而且善良，然而他永不讓我忘記我的生的恐怖。他像影子似的給我提醒着使我和我現實的生活隔絕的那深淵。

八

在夢的圍繞的中間，我覺得祇有巨大的女人的愛是現實的，我祇感覺到從她的手中流到我心上來的甜蜜的火，我祇感覺到從她眼中流出來頭暈的毒。

我們的愛戀得像半夜裏太陽的可怕了：在我們的周圍是黑暗而又刺眼的光明。

常常有些火焰在我們血液中爆發，有不能計數的火流過了我們的四肢。

我們不再分別夜和晝。牠們一樣茫然的過去着。我們互相鉤繫着，甚至一刻也不放鬆。我們是愛的花園中的雙生子。

曾經有許多夜，是在現在想到不能不戰慄的。

我躺在她身上。她的手圍繞着我的腰，我把我的頭藏在她的頭髮裏，把我的面孔緊緊地貼着她的暖熱而潤濕的胸上。

我感覺到血液裏祇有一種搏擊：更近她一點，更近她一點！我感覺到血液裏祇有一種痛苦：同化，合一，一起滅亡！此外沒有感覺到別的！

我們就是這樣的在黑暗的幕屋下不動地躺着幾個鐘頭。世界上沒有誰知道我們，我們也不知道世界上的那一個。但當晨間的陽光催醒我們的時候，我感覺到了奇異的疲乏。我死僵僵的躺在她手臂上，因了情慾的夜病了。

但是她微笑着看着我。她吻着我的疲乏的嘴唇、眼睛、耳朵和牙齒。她吻着我的前額、後頸、肩膀、胸脯和背脊。

隨後她使我開開眼睛來，許久許久看着牠們。她是這樣的美麗，可愛而又可怕：赤裸着在臥褥和紗網中間，在顫動的晨光中，在我上面睜着大的眼睛。

她的圓大的乳房在我上面發着熱，黑的頭髮披亂着，沉重地垂在頭上，她的嘴唇的曲線在頭髮裏顫動着，奇異而且深邃。

有時我的思想似乎不合了她的意。她憂鬱了。我於是須用我的全力改變我的思想。但她連這個也明白，她愈加憂鬱地微笑了，——直至新的情慾又驚住了我們。

我於是喜歡夜起來：這時她便不明瞭我的思想，祇瞭解

我的行動了。

我生了不息的熱病。我的面頰燃燒着，眼睛痛着，心在跳着。我不能再統治我了。

我逃到樹林裏，逃到夜裏。我偷偷地跑過杉樹林裏——非常的熱，跑過松樹林，——我燃燒着。

但她在那裏，她在各處。我看見她在黑色的樹幹間慢慢地走着，看見她的眼睛在樹叢中閃爍，看見她的身體在苔蘚的臥褥上發白。

凡我所到的地方都在着：在樹木中、在湖中、在草地上。天和地上都充滿了她。她不祇一個，她是不堪計數的多，一切都充滿着她。

茂盛的草好像是她的頭髮，我在雲霧的流動中纏繞着像纏繞在她的髮辮裏一般，我在蕩漾的湖沼上戰慄着像戰慄在她的胸上一般。

夜的黑暗是她的團抱，晴天的閃電的光是她的脈搏，樹頂的微弱的鳴響是她的溫和的嘆息。

她在樺樹叢中趕上了我，在莢蓮和椴木的中央，用眼光的繩索綁住了我，用臂膀的環子套上了我，伏在我身上，吸盡了我的一切。

這是非常的可怕。女人的情慾是非常的可怕。

沒有什麼保護我。我們輪倒在皮幕裏，在院子裏羊羣中躺在地上；在路上，在家和鄰的半路上，就是我們的床。在酷熱的夜晚，在從天際上昇的紅色的月光中，她在紊亂的臥褥和撕碎的紗網上愛戀着我。

她如同自然一樣的淫蕩，如同大地一樣的難於滿足。她的擁抱是酷虐的痛苦，她的吻和蛇蝎的吻，一樣的刺人。

她彷彿樹叢似的芬芳。她的情慾彷彿雲霧的昇了起來。她的肉體的熱烈的潤濕燃燒着我的四肢。

在微弱的月光中，我看見她的臉。她的嘴大而且深黑，彷彿塗上了血一般。她的眼睛微閉着，好像貓的眼睛，眼睛的光耀中發着渴血的火焰。

就是用這個火焰，她滅亡了我，也滅亡了她自己。我開始瘋狂的逃匿了。

我偷偷地逃到森林中，在岩石間的羊路上跑着。我整夜的在路上。我喝着泉水，在岩石上望着閃爍的星星。我歡樂着那自由。

但這時她又在那裏了。我看見她靠在岩石旁站着，青白的臉朝着我，眼中露着埋怨。

我發現了半島的極邊上有一隻小船，我把她推到水裏，

便想划着走。

但是她游泳着趕上了我，推翻了小船，握着我的手臂，在波濤的湧躍中玩着我。我們在波沫雲浪中升沉着，她的頭髮在水中浮游着彷彿海藻似的。最後，如同女神伊耳瑪太膝上的鴨一樣，我終於休息在她的胸上了。

阿，我過了什麼樣的時刻呵，在那時候！

我有時過了極大的愛的燃燒以後，在海岸的沙灘上被波浪的蕩漾聲驚醒了，或是在乾燥的熱天裏醒在高大的杜松中間的灌木叢中。天是空的。我的心更空。

有一次黃昏時，我在海邊的苔蘚上醒來了。太陽在矮小的松樹中低低地發着紅光，苔蘚的尖頭發着紫色。憂鬱的黃昏！但是我的心更憂鬱！

我失了知覺似的躺了許久。

於是我看見了那個老年的巨人在樹木中間慢慢的走着，望着他脚前，臉上露着譏笑。他的笑使我的心充滿了可怕的預感！

九

我獨自在高大的岩石間，浪花飛濺的海岸上冬子地走着。光輝的晚陽在雲間發着血一般的紅色。

過去了多少日子，我不知道。我祇覺得我心裏生之力一滴一滴少了下去。

我的頭鉛一樣的沉重。頭髮漸漸灰白起來。開始脫落了。我從後頸上每次拿下像豬毛似的滿滿的一握。我不息地望着屍尸似的枯槁的手。

我不再想什麼了。最後的一顆思想，像在雲霧中對我叫着：

你祇是一個人。人祇能愛人。巨大的女人的愛是可以使人死亡的。

周圍的一切祇是增加着我的憂鬱的管調：那洪響的海，那草紅色和朱紅色的岩牆，和那極茂盛的樹叢。

在我的後面接着是四方的岩沼，那裏的平靜的水像帶着毒質似的白玻璃的顏色。在岩牆的旁邊懶散地流動着為草所掩蔽着的小溪。

黑的岩石伸展在我的頭上。牠們的彎曲的輪廓變成了神秘而且可怕。我恐懼地轉過了身子，驚嚇得呆木了。

正在我的前面，在血紅的蘆葦裏，站着那個巨大的女人。

她現在是比平常怎樣的不同了！

她的面皮變成了灰色，額上起了皺紋，眼睛裏露着冷酷

的神情。她一動也不動的站着，仰着頭，眼光釘着我。

她今天披着紫色的獸皮，從獸皮的長毛中明亮地露出來她的手臂和腿。她的頭髮披散着，有如熾熱的繩索。她的草鞋尖上露着兇蠻的獸的巨爪，有如可怕的動物的腳指。

我對她感覺到不堪言說的恐怖。

我看見血流上了她的面頰。情慾的火把在她的眼裏燃燒了起來，淫慾的戰動在她的嘴角顫動着。

阿，我想在她面前叫喊了！

她掩藏着淫慾、羞恥和強暴的行動向我走了近來。我用兩手握住了大的花木。但她把我舉在空中，連根拔起了花木。

我扭着手臂，轉動着身體，但她不肯放鬆我。

她把我這樣的抱在暖熱的身裏，在海邊迅速地往前跑着。她的草鞋上的腳爪在岩石上刺刺的響着，發着火星。

高大的海岸忽而寬了，忽而窄了。在我們的周圍忽而站着無窮的高大的紅木，忽而屋子一樣高的岩石，岩石上生長着小林似的大樹。於是地就漸漸近了海，岩牆從波浪中筆直的伸了出來。

她一點也不停頓，走進水裏，穿過圍繞着黑色的牆角的浪花。

出現了一個高的岸，一邊有高不可攀的岩牆弧形地輪着，一邊是噴着浪花的海。整個的地坪完全籠罩了縱橫的大石，從岩牆上落下來的樹幹和植物。

但那是非常可怕的植物。

綠的植物從地裏破裂了出來，嘔吐了出來，咳嗽了出來。草和花的茂盛真是童話裏纔有。在多汁得將要斷折的鳳尾草叢裏，巨大的毛茛和燕子花發着紅色。

但接着還有更可怕的景物。

出現了一些污穢得使人惡心的植物。

在地上，在斷樹上，在岩石上，生長着形式討厭的植物。

整個的地坪上都是花，那種花的大大的萼和人的皮膚的顏色一樣。牠們在腳底下破爛着，露出血肉般的內部，發着屍尸般的臭氣。污穢的紅色的花萼到處圍繞着我們。

隨後在我們前面站着一些菌，這種菌在人的語言中是沒有名字的：又討厭又污穢，好像人身的有些部分。

但那巨大的女人仍急急地往前走着。她的野獸般的巨爪把植物踏出了血來，彷彿踐踏在活的生物上一樣。

她喘着氣，她的手戰慄着，眼睛發着火焰。

岩牆在一羣為粗厚的攀藤所遮滿的樹木那裏分了開來，

後背顯露出一個極大的洞窟，洞窟上面高聳着長着古樹的山。

洞窟的頂上垂着火棕色和紅色的大石。綠色和藍色的柱子，支持着弧形的建築。牆壁彎曲而且陷突，隱沒在陰暗中。

一個高大的四方的石床，躺在那洞窟裏，苔蘚的臥褥從石床上直拖到地上。

這一切在顫動的黃昏的海光中：緋紅、淡紫、暗黃！

那是可怕的淫慾的廟院，在血紅和炭黑的被下享樂的床鋪。

我看見巨大的女人的眼睛正在我的面前。

眼睛中已不再有什麼愛情。祇有女人的苛虐和殘忍。

她的口角顫動着，她的嘴唇充滿了熱血。她的眼睛灰一樣的黑！

就是這樣，她把我帶到這裏來了。痛苦而且殘忍。我不再抵抗。我絕望地把我交給了她。

阿，我願意死在她的柔毛一般的身上！願意和她融合在一起，一同死亡，在最後的擁抱中停止了一切的苦惱，在最後的眷念中關閉了整個的愛和痛苦！

因為我還是永久的愛她。我眷戀她，我對她感覺到汲不

盡的熱情。

祇要更是人的一點，祇要一切更是人的一點！

她躺着，仰着頭，閉着嘴唇；閉着眼睛。她的乳尖在晚紅中熱烈而且痛苦的燃燒着。

我在她面前的苔蘚上坐了許久。隨後我寸寸地從生滿了洞窟的鳳尾草中走了去。

我的情緒是平靜的。時間在我頭上響着過去，我想讓牠響吧。我在這裏，我將死在這裏，我不久將不再存在了。

我的腳非常的疲乏。我好像完全失掉了腳後跟，我好像在圓球上行走着。我祇是不息的往後倒，往後倒，手攀着牆。

晚紅忽強忽弱地燃燒着。洞窟好像被紅紫色的禮服掩蔽着一般。醉人的熱酒的波浪不息地穿過了穹窿，穿過了岩牆和地湧流着。那可怕而駭懼的泉水的光好像沒有盡頭也沒有開始似的。

於是我忽然在亮光中看見了我自己：我躺在苔蘚的床上，頭靠在牆上，下巴緊壓着胸。黑色的蝴蝶在我將要腐爛的屍尸上飄漾着。但是我躺着，躺着，——手指中夾着淫蕩的果實，臂下放著死之花。

就在這一天，我隨後逃到森林裏去了。

我像兇手似的急忙地跑着，一面偷偷地往後望着。我在生滿苔蘚的岩石中走了許久。從這塊岩石爬到那塊岩石，最後又到了廣大的灌木林中。

整個的島躺在我前面：紅棕色，淡紫色和綠色的島。海岸像繡綫菊田野似的發着白光。

我在那裏站了許久。

風吹着雲往南方，——我的眼睛轉向南方，——阿，雲像張着滿帆的船浮着走了！

雲影在晚紅的海面上飛着。海像玻璃路似的躺着，從天際到白色的島岸。

下面，在山坡上的是一些樹林。牠們循着山坡往上長着，好像樹木的軍隊。牠們好像羽毛上的頭，好像花束中的手。

呵，樹林的尖頂的憂鬱！

我坐倒在地上，用手支着頭。我不動地坐了許久。

我聽見了鳥的歌聲了。

有一隻小鳥在樹叢中歌唱着。這個小鳥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牠是第一次在這靜寂的島上歌唱的鳥。牠也和我一樣，過了無邊的黑暗，誤了路，到了這裏嗎？我止住了呼吸。

吸傾聽着。

歌調在靜寂中懼怯地開始了，聲音漸漸高了起來，中止了，隨後又開始了，——歌調像綫似的顫動着。

我用手掩着面，哭泣了。

阿，牠是我故鄉的海邊的聲音！牠是從那裏來的：晨間女郎們唱着歌在露水上走着，暮色朦朧中男孩們吹着笛子的那地方。牠是從那裏來的：男子們歡樂地坐着車子到船灣，祖父在膠樹光裏講着過去的故事的那地方。

阿，牠使我想起了！故鄉的家屋，孩童的時代，同伴們，以及站在海灣的橋上，蒙着面網的我的同年的女友！

我痛苦地回想着，不動的坐着。最後待我抬起頭時，鳥已靜默了，太陽已低低的下沉，暮色已改變了。

像在夢中似的，我彳亍地走了起來。

回憶和現在錯綜在我的思想裏。我一步一步往山下走去，又漸漸接近了可怕的現實：那個巨大的女人。

我看見她睡熟在海岸上，在損折的花枝上，熱情而且幸福。

她的頭髮往後披着，好像馬的鬚毛。她的胸赤裸着，她的乳房躺在沙上，好像兩隻活的羔羊，大而且熱。波浪觸

着她的脚。

於是我明白地瞭解了：這是你的死亡。這是女人。這是吃男子的女人的國度。做一點事情吧，不然，你會死在這裏！

我拔出了我的劍。我用兩手舉了起來，恐怖得閉了眼睛，往她的心跳躍着的地方，往我不堪計數地吻過的地方刺了下去，直至陷沒了劍柄。我沒有能力再把我的劍抽出來。

她叫着醒了。她跪起來，握住了劍柄。血從她手下飛噴了出來。

這時她明白了一切了。

她大聲哭了起來，她的淚混和了血。她冤抑地伏倒在地，重又起來，扭縮着手，想爬近我。她的血流在花上，花加倍的紅了。

這是非常的可怕。女人的死是非常的可怕。

我跑到小船旁，小船便溜到水上，我跳進船，用着全力划了走。

我看見她在沙上抖動着，我聽見她的冤抑的叫喊聲。我現在相信，我那時會轉過去救她，倘若波浪不把我的船推開。

她的血流到沙上，流到海裏，看見水變成了紅色。

但我划着，划着。

太陽已下沉，海很平靜，祇有無聲的高的海波滾着，無力地起伏着我的船。島漸漸遠了起來，我不再看見牠了。

但是我還看見那巨大的女人的血，聽見她的哭聲。

也許是在半夜裏。我非常的疲乏，我的手縮到身邊，眼睛閉上了。我朦朧地覺得船在海波上升沉着。

隨後我忽而聽見了空中充滿了低低的聲音，呻吟的叫喊聲，好像大自然自己在悲號着似的。

我重又握住了槳，瘋子似的划了起來。祇是往前去，時

刻往前去，祇要離開那島！……

我應該把以後的一切都敘述出來嗎？

我在茫洋的海上飄流了許久許久。我受着饑渴和風雨的苦。我看見了許多和來時相同的東西，也看見了許多新的東西。

我曾經看見過一些船，但船上的人是生疏的，可怕的，不是人。我遇到了一些島，但我不敢上去。我遇到了一些海岸，但我祇在夜裏駛近去。

一隻九頭怪鳥趕追着我，海象用尾毛頂了我的船底三天。我看見了巨大的海獸的戰鬥，聽見了水妖的歌唱。